

当前位置: 首页 >> 学术研究 >> 哲学 >> “当代学术”如何成“史”

学术研究

哲学

文学

史学

经济学

法学

社会学

政治学

新闻传播学

点击排行

1. 李学勤先生评议书-陈嘉映
2. 当今儒家的“创教”与“... ”
3. 论哈贝马斯关于审美领域...
4. 实用主义与《周易》的“... ”
5. “死而不亡”如何成为可...
6. 形而上学的“围城”——...
7. 我们这一代
8. 不纯粹的现象学

最新文章

- 黑格尔的三种精神标本：浮...
- 海德格尔与斯特劳森：形而...
- 为海德格尔的“形而上学”...
- 康德的“物自身”辨正
- 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特奥多...
- 胡塞尔意向主义中的实质内...
- 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...
- 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...

热门标签

- 哲学 影评 符号学 分析哲学
- 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
- 传播 新闻 和谐社会
- 历史 胡塞尔 人口比例
- 郎咸平 华民 林毅夫 价值观
- 司法公正 国学 正义 人文
- 存在主义 现象学 海德格尔

哲学

“当代学术”如何成“史”

来源: 作者:陈平原 点击:491次 时间:2006-7-17 14

作为学者，我见证了“学术史”从一个简单的“随想”走向拟想“随想”，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《学术史研究随想》，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《随想》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我的同仁一起，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。当初的“随想”“课题”，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，叫“学科建设”，这让我感慨良多。

今天，每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，大概都免不了要跟所谓的“学术史”“献综述”，到专门家刻意经营的专著、杂志开辟的专栏，有关学术史的诸多话是酿并顺利展开。而我自己，一不小心，也就成了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。略作清讲演、学术会议上的报告、接受专访或发表论文，竟大都属于学术史或教育史的自嘲——我的专业是文学或文化研究，从不敢以“学术史专家”自居。既然如此，想，包括纠正时弊、自我训练、引领学风等，所有这些，此前的文章已经谈了。冷门的话题，转变成学界的时尚。既然是“时尚”，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并重谈下面五个问题，主要是清理自己的思路，并不要求别人也这么想、这么做。

首先必须追问的是：“当代学术”能否成“史”。这个问题，来自上一场争论：“当代文学”到底应不应该写“史”。不少学术功力很深的老先生在眼前，缺乏必要的沉淀，这样的对象，可以批评，也应该研究，但不适合撰史。了“当代文学”可以而且应该成“史”；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，同样得到了文学批评”与“文学史”，二者的区分，还是很清晰的。就说当代文学教研室吧，别关注近两年不断冒出来的新作家新作品，给予及时的抑扬褒贬；至于治文学史时段的眼光，其评价标准与叙述语调，跟做批评的不一样。

这样的区分，同样适应于“学术批评”和“学术史”——二者既有联系，在眼光，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。我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当代人至分寸不好把握，目前的普遍状态是：学术门槛太低，评价标准偏宽，于是，“寸长时段的考量，不能只盯着眼下最活跃的那几个人。“批评”是短兵相接，无要紧；“撰史”可不一样，要严肃得多，一般来说，不允许出现大的偏差。

其次，谈论学术史研究，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，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“经费”，有了“造大船”等提法，“通史”这一著述体例特别吃香。从综合性的文学通史、学术通史等，全都是大部头的著作。表面上看，学界一片繁荣，拿出可实际效果呢，不客气地说，“著述”变成了“编纂”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，可在汇入“通史”这部大书时，被彻底“稀释”，以致被“淹没”了。另外，我之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，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，影响当门题为中心，而不是盲目追求体系的完整或体积的庞大。

第三，我想谈谈“学术史的周边”。在我看来，学术史研究要“有精神点，必须上挂政治史，下连教育史。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，“学术”与的联系。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“纯学术”，起硬的。在美国是这样，在欧洲也是这样，在中国尤其如此。学术史的研究，确实

的眼光与尺度；但如果完全切断学术与政治的联系，抛开整个社会及文化思潮，技术操作，意义不大。至于为何需要“下连教育史”，理由很简单，对于知识自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，包括教学、撰述、评价、奖励等，影响非常深程设计、学科建设、教师选拔，还有与学生的对话等，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谱的一百年中，“文学史书写”成为大热门，为什么？不放到大学课堂来思考，作

第四，我想强调两点，一是做学术史研究，从具体的学者入手——类别够高屋建瓴，但不无可取处。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过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、研究生之“亲近学问”甚至“走进学术”，起很好的作用论述，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，学问中有人生、有情怀、有趣味、有境界，谈论学术史研究，现阶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绩的，是学科史的梳理。这一系展开，也较容易深入。

第五，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课程建设。十五年来，我在北大开过两轮以几种：“现代中国学术史”、“中国文学研究百年”、“现代中国大学研究”、“小说史略》研究”。这些课程所选择的分析对象，有名著，有学者，有学科，有悠”，是想做试验，看哪一类课程最契合学生的需要，对他们的学业有实际的帮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“副作用”。我不只一次说过，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练。在我看来，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，不适合谈论学科史。还没入门，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，就开始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——谁是一流，谁是二流，谁一行的专家，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，凭什么如此下判断？学多了此类激动力当然，有些问题，比如揭发抄袭，只凭常识就能判断是非，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册术史（包括学术批评）又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园地，不应该有门第之见。

（《云梦学刊》2005年第4期）

共[1]页

上一篇：[“中国哲学”在东京大学的晚近演变](#) 下一篇：[《大小兼受戒、單受菩薩戒與無](#)